



元代君臣 演義

田騰蛟 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元代君臣演義

田騰蛟 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君臣演义/田腾蛟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8
(中国历代君臣演义)
ISBN 7-5300-0199-X

I.元… II.田… III.①讲史小说-中国-古代②章
回小说-中国-古代③长篇小说-中国-古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8029号

中国历代君臣演义

元代君臣演义

田腾蛟 著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76 000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00-0199-X/I·82

定价(精):31.00元

内 容 提 要

此书记述了从铁木真于公元 1206 年建国起,经忽必烈于公元 1271 年定国号为元,至顺帝于公元 1368 年退出大都(今北京),共 163 年间的元代历史。此书汇总各种有关元代的史料,以流畅的文笔演义成十四朝君臣风云际会的一部小说。因其尊重史实,所以此书不但受广大读者欢迎,亦得到元史研究者的重视。

目 录

第 一 回	元世祖贬圣伐陵.....	1
第 二 回	程廉访招贤纳士.....	7
第 三 回	冬青树记换君王骨	11
第 四 回	灵隐寺激怒英雄心	18
第 五 回	寇复雷大闹临安郡	22
第 六 回	秦锡帛起义紫金山	28
第 七 回	杨镇龙兵犯牛渚	32
第 八 回	钟明亮入寇蓝关	37
第 九 回	北固亭范国昌望气	42
第 十 回	棲霞岭皇甫惇题诗	48
第 十 一 回	征日本蒙古丧师	55
第 十 二 回	走占城涪陵返国	61
第 十 三 回	智深献策掠广陵	67
第 十 四 回	万俟卨弃家走寿春	72
第 十 五 回	种世龙传檄达荆楚	79
第 十 六 回	杨孝伯击楫过洞庭	85
第 十 七 回	寿春城锡帛僭号	90
第 十 八 回	虎丘寺涪陵遇友	95
第 十 九 回	狄招讨一征罗浮.....	100
第 二 十 回	韩搏虎七败贾翀.....	106
第 二 十 一 回	岳燕超官辞参政.....	111

第二十二回	狄招讨二征罗浮	115
第二十三回	襄阳城贾辟授首	122
第二十四回	铁幢浦秦楠败兵	127
第二十五回	拓跋将计取南安	133
第二十六回	涪陵公兵进邵武	138
第二十七回	范国昌入梦承简命	146
第二十八回	刘先锋修书取漳州	152
第二十九回	赵涪陵聘贤龙首	159
第三十回	狄招讨三征罗浮	165
第三十一回	白映雪奇缘有幸	175
第三十二回	寇竹生惨遇无辜	184
第三十三回	翔龙府风云会合	192
第三十四回	南雄镇雷雨交兵	197
第三十五回	德报德上官朴免祸	212
第三十六回	冤构冤万俟杀身	221
第三十七回	涪陵王大兴屯田	227
第三十八回	淳于丹论史匡君	231
第三十九回	岳燕超练兵演阵	235
第四十回	蓝天蔚弃暗投明	239
第四十一回	谢侍郎燕京死节	244
第四十二回	梅参政淮南召兵	249
第四十三回	金山寺索通盗宝	255
第四十四回	周处台马陵伏妖	264
第四十五回	梅参政昭关战死	271
第四十六回	贾平章寿阳篡位	274
第四十七回	凤凰台大开武选	279
第四十八回	鸳鸯绢巧判良缘	284

第四十九回	岳招讨计赚长沙·····	291
第五十回	慕容长麐兵武陵·····	296
第五十一回	西泠桥樊生遇艳·····	300
第五十二回	木棉庵老魅谭禅·····	304
第五十三回	扈先锋收复岳阳郡·····	307
第五十四回	元太后驾游五台山·····	310
第五十五回	两先锋分剿云梦·····	314
第五十六回	岳招讨怒打襄阳·····	318
第五十七回	广陵散竹生得谱·····	323
第五十八回	牡丹钿玉奴择婿·····	326
第五十九回	耿星兵败海门岛·····	334
第六十回	王用槐吹箫九嶷山·····	340
第六十一回	炎宋兴复设方镇·····	345
第六十二回	众夷国入贡武都·····	350
第六十三回	苏公堤朝云集句·····	354
第六十四回	七星岩焦芳殉节·····	359
第六十五回	云贞女万里传书·····	363
第六十六回	钟情人一心合墓·····	372
第六十七回	宋主重立元祐碑·····	375
第六十八回	孝伯误陷金锁阵·····	381
第六十九回	韩太尉骂死留梦炎·····	384
第七十回	关将军招降吕大成·····	388
第七十一回	宝林寺韩昭毁佛·····	393
第七十二回	摩天岭三将陨命·····	397
第七十三回	苏县令巧决疑讼·····	402
第七十四回	王大常词慰幽魂·····	407
第七十五回	寇节度力战青龙岭·····	409

第七十六回	狄枢密智破昆仑关	413
第七十七回	范仆射登台观星	417
第七十八回	元世祖入梦崇圣	421
第七十九回	黄金河大破元兵	424
第八十回	太乙阵生擒索虎通	428
第八十一回	赵孟頫入宋和兵	436
第八十二回	令狐韬当殿论玺	443
第八十三回	廿四堆宋主扫墓	448
第八十四回	杨妃井太真洗心	452
第八十五回	宋昭帝诏求直谏	455
第八十六回	吴草庐不序藏经	458
第八十七回	三清楼公孙醉酒	460
第八十八回	刘蕡墓轩辕还金	464
第八十九回	乌蒙僧巧设骗局	471
第九十回	许廉访请颁葬制	474
第九十一回	赵完普焚香告天	478
第九十二回	潞安王出守归国	482
第九十三回	还珠亭冤鬼泄愤	484
第九十四回	清风岭廉夫祈嗣	486
第九十五回	张士诚贩盐起泰州	489
第九十六回	刘伯温望气游西湖	492
第九十七回	脱脱决议开黄河	495
第九十八回	哈麻献策造龙舟	499
第九十九回	韩节度误释友谅	501
第一百回	明太祖应运和阳	506

第一回

元世祖贬圣伐陵

元之先世，本号蒙古，其国在女真之北，以奇渥温三字为姓。有始祖母曰阿兰氏，寡居在极北沙漠。屡有光明耀腹，后一乳而生三子。季子曰孛端义儿，魁梧奇伟，沉毅寡言。其后子孙蕃盛，不相统属。传至九世孙，曰也速该，兴师攻塔塔儿部，大获全胜，擒其部长铁木真以归。也速该适生一子，遂以铁木真名之，志武功也。铁木真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灭西夏四十余国，雄长一方，遂称帝于斡难河，号曰成吉思可汗，是为太祖。由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传而至宪宗母弟，曰奇渥温忽必烈，承位是为世祖，改元至元。及至元八年，正宋度宗咸淳七年，始改蒙古国号曰元。时当宋季衰微，理、度二宗，开、庆、咸、淳年间，国势已十分不振，又恰用一妬贤嫉能，不学无信，吝军赏，挑边衅之贾似道为相，平章军重事，竟将中夏神州赤县，轻轻送与鞑靼部落去了。恭宗皇宗，四岁即位，仅二年，降于蒙古，虏之北去。二王航海，一益王名昱，恭宗兄也，时年九岁；一卫王名昺，恭宗弟也，时年八岁。恭宗北狩，益王始即位于福建，曰端宗皇帝。时元世祖遣都元帅张弘范，领兵追至闽中，君臣仓皇奔走，至广南嗣州而崩。再立卫王，权统人心。以曾子渊充山陵使，奉梓宫，权殡于香山县马南宝家。南宝以献粟助饷，拜工部侍郎。时左相留梦炎早已逃匿，不知去向。右相陈宜中见时势危迫，托词请帝往占城诸国避难，已且先往谕意，为之先容，亦借此逃往暹罗去了。相从者少保文天

祥、少傅张世杰、枢密使陆秀夫；宗室有荣公名晟，德昭裔也；虞公名景、宁公名昇，德芒裔也；涪陵公名晟，秦王裔也。此外有樊公名昱、陈公名暹，俱年幼，涕泣相从。就中惟涪陵公晟，年方一十五岁，沉毅慷慨，屡屡痛恨误国诸奸，尝谓卫王曰：“早知今日如此狼狈，悔不在皋亭山，与伯颜背城一战，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则君臣在临安，同死社稷，省得今日跋涉海岛。深恨陈宜中当时不从耳。”言罢，目光如炬。张世杰大奇之。时由惠州之甲子门、谢女峡、井澳、潮州等处，又被元将唆都、刘深、百家奴之兵，冲杀数阵，张世杰死战，保护卫王而走。恰好工部侍郎马南宝，募集乡兵千人扈驾，直送至新会县南八十里，地名厓山岛，始住。相随者，惟宁公昇、陈公暹而已。诸人并不知生死下落，卫王大恸。数日后，有败残兵至，言文少保已在海丰县五岭坡，被元将所擒。此时君臣中心如碎。次日，张弘范大军由海道猝至，将厓山前后围定。张世杰叹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纵火焚行朝草市，以大舶千余只，列成一字阵，下碇海中，外舳内舳，贯以大索，为死守计。元兵纵火焚舟，宋舰皆涂泥，上缚长木以拒火，舟不能焚。张弘范招之不降，攻之不克，相持十余日，无计可施。究竟元人师广力强，又分兵由厓山之东，转而南入大洋，兼以奇兵，断了樵汲道路，宋师大困。世杰虽智勇足备，奈天命已去，众寡不敌，前后夹攻，诸军遂溃。枢密使陆秀夫，自知不免，先驱妻子入海。谓帝曰：“陛下不可再辱。”负帝蹈海而死。杨太后大恸曰：“我忍死间关至此者，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亦赴海死。昇、暹二公，及群臣从死者甚众。张世杰以十六舟，奋勇杀出，正遇元将朵尔思忽横舟挺枪阻住，世杰大喝一声，挥刀斩落水中，夺港而去。一心望占城逃走。惠州失散，赵氏后裔，必逃彼处，别立为君，再图恢复。至海陵山下，忽遇飓风大起，几乎舟覆，部从欲弃舟上岸，世杰止之。望着海水，长叹数声，命取瓣香来。世杰焚香，仰天大

呼曰：“我为赵氏，心力尽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君亡而我未死者，非畏死也，欲待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大宋之禋祀耳。天若不欲我恢复赵氏，风覆我舟，世杰宁畏死之人哉！”言未毕，果然飓风又起，雪浪掀天，世杰端坐不动，海水突然高起，十有余丈，舵折舟覆，世杰死焉。马南宝在香山闻之，泣曰：“国亡与亡，吾之死期至矣！”遇乐、遇阳二子，日日悲泣；吟诗有云：目极厓门天地改，寸心不与夜潮消。又云：众星耿耿沧波底，恨不同归一少微。亦不食而死。当时有元将唆都等，分兵来追世杰。见此风浪，亦舣舟近岸，不敢向前，徐徐回舟。合着张弘范大军，肃清闽广，凯还燕京。世祖大喜，升赏诸将，屡令宰相孛罗等劝降天祥。天祥志贯金石，心如日月，迨至世祖至元十九年，不屈遇害。前三日，太史奏三台星折，盖忠义之气，终不能挽回劫运矣。

且说元世祖自灭宋后，志得意满，初政尚略有可观，泊至元丙辰、辛巳年间，悖谬备至，烝淫宸极，秽污宫闱，傲狠之性，殆莫与抗。先是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曰：“朕起沙漠，奄有中夏，海外诸国，罔不臣服，可谓千载一时矣！不知朕之国运，千载后谁为继者？太保占事之来，若合符节，惟朕深知，当不隐讳。”秉忠曰：“自古龙螭乌火，洛龟无书，纳甲飞符，河图无法，又况乌鹊知来而不知往，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天运国祚，安可预知也？然据臣推测，似属西方之人。”世祖默会其意，谓僧录司八思麻等，乃西人也，平定诸国有佐命功，尊为帝师。使天下极其崇奉，生列上公，死葬王礼，没后更立一人，定为家法。或可以暗损西人之福。故平宋后，即诏以八思麻为推诚翊运保戴大国师，官上柱国，班宰相上，朝臣凡一品以下，莫与抗礼。世职罔替，其桑门满利班只，授大司徒；嗣古妙高，为枢密副使。弟子等，凡是西僧，概授五品职衔。旨下，有翰林承旨李迪，左庶子赞善大夫王晏，上表切谏。其略谓：朝廷名器，不可妄假于缁流。且国家景运初开，一言一动，皆宜慎

重举止，以为天下后世法。西僧等至假以国师之名，业已过矣，不可滥授极品，紊乱典常，乞停此诏，则臣等幸甚，天下幸甚云云。世祖大怒曰：“尊崇释典，敬礼国师，乃朕祖宗家法，小子何得要君罔上，讪谤朝廷！”立命押赴市曹斩首，文武不敢谏阻。二人斩毕，退御便殿，八思麻等人见谢恩。世祖大喜，命各赐坐，谓曰：“朕推崇释教，凡有国政，皆与国师等商度是非，议论得失，国师等亦宜尽言无隐，罔负朕意。勿令彼书生辈，饶舌不休也。”八思麻等，再拜起谢曰：“陛下皈依释门，崇奉吾教，我佛有灵，大元之国运，万世永赖矣，臣等敢不竭尽愚衷，翊戴圣明哉！”世祖称善。八思麻遂乘机进曰：“陛下尊奉吾教，不择臣等苾芻，猥厕朝右，陛下之意至矣。然在廷文武与天下之人，必不服。”世祖怒曰：“朕为天下主，独不能操其权乎？”八思麻曰：“非也！自来三教并列，而与吾教相水火者，道也。从古帝王重道则毁释，崇释则毁道，释与道势不两立。然最与吾释门相仇敌者，尤莫甚于儒。即如当今士大夫，多宋末衣冠之旧，谓其礼乐文章，足以治国平天下，其中奸诈百出，机变沓生，误人家国，为祸不浅。孰有我西方之教，清净纯一，易臻上理哉！陛下崇佛，而天下儒者皆谤佛，何也？盖所崇者殊，而所尚者异也。天下仅陛下一人崇佛而已，为今之计，欲天下之人，皆崇佛法，不如禁彼两教，勿使并行，焚其书、灭其法，夺其所奉、贬其所尊，此陛下所能操其权者也。伏维陛下圣裁。”世祖恍然大悟曰：“微国师言，朕几为群儒所误。朕亦思天地间，既推朕为至尊，何得又奉上帝？又崇至圣？朕几貌焉中处，不能辖遍覆载矣！来日下诏，方表朕心。”八思麻等遂出。次日临朝，大会文武，传诏曰：“朕今混一土宇，中外臣民，宜定所尚，以便各遵荡平之路。尚忠尚质，三代惟然，是道是儒，累朝皆谬。朕前已崇奉释教，皈依西方，二三臣工，罔敢异志。其儒宗至圣孔子，降为中贤，免行释奠之礼，学官改为兰若招提，科举学校

一律停止。上帝天翁，坐拥虚器，懵懵无识，全无降鉴之德，宜更其位，圜丘郊祀，俱罢典礼。其道门书籍，概用焚毁，惟《道德经》不在此数。有私藏天文图讖、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鑑历等书者，杀无赦。知而不举者坐。”诏下，文武骇异。翰林学士王磐，出班欲谏，太傅伯颜手牵其裾曰：“先生独不见李迪、王晏耶？”王磐不听，大言曰：“老夫今日得死所矣！”班中左拾遗吴潜、给事中刘元礼、集贤大学士许衡、工部郎中郭守敬、昭文馆学士张文谦等，一齐曰：“王翰林能死，断不能一人独死也！”王磐苍颜白发，盛气向前，正欲毁其白麻，忽西南嚙喇一声，如天崩地塌。内宫传言，太极殿被雷声震塌一角，霎时天昏地黑，雨雹并至，屋瓦皆起，世祖大惊退朝。桑门国师等惊得无处逃窜，随着众官，仓皇出朝。至正阳门，忽疾雷一声，将专吓没的里二西僧震死。时王磐执许衡手言曰：“灭天毁圣，亘古未有，谁谓苍苍者或懵也！”叹息而别。次日又报，大同路地震，江淮等处大水，淹死居民二十余万。太庙中鬼哭有声。群臣方谓天变猝至，可回帝心，上表进谏，文武交章劾奏西僧，而世祖刚愎自恣，竟不批出，亦不停悔前诏。许衡叹曰：“先圣德与天侔，其圣自在天壤，岂人所能升贬哉？衡读其书，得以身名俱显。累累乞休不许，非我志也，今老矣，更贪位立朝，人将谓我无耻。”郁郁致仕，不久遂卒。王磐亦以年老乞病而归。

一日国师桑门等，及一班倖臣，侍案偏殿。世祖偕诸王妃嫔，浮白噉饮，自起行酒，谓众人曰：“今日须痛饮尽醉，不醉者以违旨论罪。”一时群臣，丧德失仪，谗言谩语，全无顾忌。饮至半酣，世祖兴起，科头箕踞大呼曰：“取龙头钵盂来！”少时，内官捧至，众视之，不解何物。世祖曰：“饮器也，用人头琢就，然必国王之头之妙，此乃蛮国王头也。凡我西方诸部君长，伐人之国，得王头为饮器者，最为吉祥。”群臣皆贺。嗣古妙高进曰：“陛下饮器，自以

为妙。然据臣思之，犹未尽善。”世祖有怒色。嗣古妙高谢曰：“陛下言此饮器，须得国王头为之始妙，然不过国王头耳，非天子头也，若得天子头为之，岂不更妙？”世祖回嗔作喜曰：“果然更妙！”嗣古妙高曰：“今宋帝诸陵，皆在会稽，何不遣使伐掘陵寝，取头以归。且陵中必藏有珍玩，可得金宝。最为两便。”世祖手抚其臂大笑曰：“枢密可人哉，朕昔年平国，数十有余，所获珍异无算。及张弘范灭宋以归，珍宝全无，惟得一死不屈节之文天祥而已。朕甚怪焉。金宝乃在陵中，枢密不言，朕焉能知？权擢少傅，异日更有升赏。”嗣古妙高叩首谢恩。即日传旨，遣侍郎卢世荣、宦者咬住，前往会同浙省平章哈马黎伐陵。二人领旨，即往临安去讫。

第二回

程廉访招贤纳士

元世祖平宋后，宗室大臣族姓，概行迁于内地，凡台省诸职，间用南人，惟御史台、按察司等官，不用南人。又制江南人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以儒者而屈乎娼之下、丐之上，闻者尚犹羞之，矧当时有志之士，肯立于其朝乎？至是御史程文海奏曰：“陛下扫平区宇，中国之天下，须参用中国人。则风土人情，悉得其宜，如御史台、按察司，乃采风问俗之职，江南等处风土，非南人不谙也。且江南为故宋人物荟萃之地，今宜设各道廉访使，博采知名之士，朝廷充用，天下可不劳而定矣。况陛下诏书，崇奉释教，停罢科举，非采访何由得知？”世祖允奏。即命程文海为江南廉访使，拜集贤直学士，兼侍御史，行御史台事。

文海得旨，一至江南，令人访求留梦炎、赵孟頫二人至，谓之曰：“当今大元天子，侧席求贤。文海故有是命。二公抱经邦济世之才，与草木同朽，是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委诸道途矣！二公若能以昔日事宋者，改而事元，或可稍展骥足耳。”二人齐声曰：“亡国之大夫，不足与图存，某等猥以庸质，深荷采访荐举，若肯垂手引援，身立治朝，得以尺寸自效，固所愿也。”文海大喜，给与诰身。二人叩首谢命，荐入燕京，俱用为翰林承旨。留梦炎谢表有云：“使伏枥弩蹇，布骐驎而蹠足；窜迹翩翮，排鸳鸯而刷羽。”又

云：“分其斗米，济濡沫之枯鳞；惠以余光，照茆葭之寒女。”赵孟頫亦用杜牧之语，书寄文海云：“泛大鲸之海，每觉魂摇；戴巨鳌之山，未如恩重。”甚至有云：“惠深范叔绌袍赠，荣过苏秦佩印归。”呜呼！二人之求仕，如此其亟也！文海随又访求赵孟适、张伯淳、叶李二十余人，荐之于朝。内中惟谢枋得逃去不就，余者世祖擢居显要，皆大用之。

当时临安有一衣锦山，山之东峰，天生一片圆石，径二尺七寸，其光可鉴人影，毫发不爽。五代钱鏐幼时，游玩至此，自顾其形，皆冠冕黼黻如王者状。继后唐昭宗皇帝，因封钱鏐所居营为衣锦营，又升为衣锦城，并封此山为衣锦山。程文海采访江南时，将过浙江，恰好山中有二名士；一姓范名国昌，汝南人也；一复姓司马，名肃，河内人也。因避宋末之乱，相遇于平江，各诉衷曲，志同道合，相约共隐。及元兵北去，二人曰：“闻临安大好山水，曷往杭州。一者不忘故国，二者得玩湖山佳丽。”遂至城东，买山为终焉之计。二人每于月下星前，促膝谈心，间及国事，未尝不潸然流涕也。或时荡舟西湖，或时散步葛岭，或时招凉苏公堤上，或时选胜灵隐寺中。一觞一咏，凡飞来峰、小孤山，诸处名胜，招之可到。但题咏时，出口无非“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其时地使之然也。一日又闻元主，命程御史访求江南人才，留梦炎、赵孟頫俱荐入燕，已得位矣。二人大恟曰：“生死事小，廉耻事大，人之无良，一至于此。蒙古江南十等之制，儒宗扫地矣！矧宗藩旧相，忍顾颜于其朝哉？此间密迹杭城，征聘来时，不惟羞杀故国之父老，亦且有玷旧国之山川也。”收拾琴书，往苏松别求名胜而去。二人在途不时感叹。国昌喟然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吾与兄宁终作楚囚泣耶？”司马肃亦叹曰：“胡元虽混一中国，然观道途情形，举目皇皇，人心未定，草泽中若有英雄崛起，扶持颠危，天下事未可知也。”二人安步当车，缓缓而行。非止一日，忽

见一关，范国昌讶曰：“此独松关也，属苏州吴江县所辖。”方欲进关，见把关军士，围着许多车马，与二少年壮士厮打。二少年全无惧怯，赤手空拳，施逞威风。众军士俱披靡莫当，远远围定。大嚷曰：“过关常例，俱有明文，乃大元天子所设，尔恃强违例，卖弄本事，欺藐国法，禀见关主定夺，尔能插翅飞否？”二人方知就里，上前排解，代给常例，可笑作怪军士便不语了，二少年犹忿怒不息，大骂酋虏，作法自毙，某若得志，誓将汝等羯贼逐出鞬难河外，方泄吾愤。二公上前，急掩其口，代为谢过，拥着车马，一同过关。少时随后一人，打马扬鞭而来，相貌堂堂，气宇不凡，一见二公，滚鞍下马，称谢曰：“孺子辈无礼，深荷二贤士解纷，今晚逆旅，请同下榻一叙可乎？”二公心知其为少年父也。暗奇其人，许之。行不数武，则二少年已祇候于客舍中矣。三人一同入邸，坐定，各陈姓名，其人自言云中马邑人氏，姓岳，名燕超，二子岳镇、岳坤，世居山后农耕为业。惟高曾以上名胜者，景德、祥符间，曾任三关总制兵马使，兼团练使之职，余俱不显。宋末窝坦台，陷没云中，避乱东京，再迁会稽山阴。近闻元主设各道廉访使，访求人才，某见江浙，被程御史荐入燕京者甚多，故今移家远徙。某观二公行色，高视阔步，毋乃亦此意乎？二人听罢，哑然而笑曰：“智者所见略同哉！共剖心腹，如出一辙。”燕超曰：“某以武人，尚不忍见故宫之禾黍，彼留、赵诸人，岂无人心者。”范国昌浩然叹曰：“冠履倒置，如斯为盛，囚首虏廷，身是故宋遗老，中原从此无名分矣！”司马肃曰：“蒙古灭天毁圣，停罢科举，故设采访之官，然崇尚西僧，已三纲殄绝，又求人才，前后自相矛盾。满廷髡秃，杂以缙绅，彼非求治，乃欲羞杀儒者也！”范国昌曰：“蒙古放梟囚凤，不齿儒者，然儒者席上之珍，其贵自见，蒙古何知？不足语此，是非九方皋，焉能赏识于牝牡骊黄外哉！惟灭天毁圣，擢发不足以数其罪也。”燕超忽然触着灭天贬圣一事，不觉发指。一时酒后耳热，拔剑起